

冤家对头 全相宜 何时了

晓风默

著



恶女

VS

贱男



自古英雄配美女 他们是歪瓜对裂枣

好吧，牺牲一个将军，解救万千良男！！

今夜死守婚房，谨防新娘 **砸**，严阻新郎 **跳**雷！

最爆笑的恶男霸女，一对活宝铿锵登场

恶女来跟贱男斗

不是冤家不对头

唉，问世间情为何物，真叫人生不如死！！

毒婆娘和下流坏凑成了对？
 母老虎也要横行出货！

J247.5
10767



兔兔相庄 何时了

QUANQUANXIANGYU
HESHILIAO

晓风默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冤冤相压何时了 / 晓风默著. — 南京: 江苏文艺

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399-5690-9

I. ①冤… II. ①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2290号

书 名 冤冤相压何时了

作 者 晓风默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长沙)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胡 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姚 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25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690-9

定 价 23.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百年不变是冤家
018	第二章	美女万家求，可惜不是她
050	第三章	路见不平，不一定救得到美人
062	第四章	离家出走有风险
080	第五章	阴魂不散是冤家
097	第六章	擂台招亲很坑爹
106	第七章	婚配既出，概不退换

兔兔相庄
何时了

目 录

CONTENTS



118	第八章	出趟公差很危险
155	第九章	蜜糖，也是毒
188	第十章	终于如愿的兰小雀
208	第十一章	原来，你是一场局
230	第十二章	拿什么拯救你
247	第十三章	造化弄人，物是人非
266	第十四章	缘自由天





【楔子】

月黑风高摧花夜（误！）……花烛夜！

红彤彤的官用婚房外，火光映天，蝗灾一般乌压压地围了一圈又一圈的皇城守卫，个个神色肃穆，如临大敌，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绝不露出一寸娇肌！

“龙骑虎卫听令！龙骑虎卫听令！”

“今夜非比寻常，务必死守婚房！”

“牺牲一个将军，解救万千良男！”

“谨防新娘砸门，严阻新郎跳窗！”

“韦京男人接下来百年的×福、身家安危，还看今夜！”

众守卫齐齐虎躯一震：“是！”豪气干云。

红彤彤的官用婚房内，喜烛高燃，鸳鸯成双，春意浓浓。

那新郎仅看身姿，便是玉树挺拔、英伟不凡，一身喜服更衬得他器宇轩昂，绝对是出得厅堂，入得洞房的上选佳男。

此时，他正用玉白修长的手指解着之前打擂台必戴的铁面具。

找到那细细的绳结，指尖一挑。随着面具移开，先露出了线条刚毅的下颌，然后是性感润泽的薄唇，接着是高挺英气的鼻梁……

银光一闪，面具被完全扯掉，澄澈俊朗的眉眼在融融烛火下显得温润如玉。顾盼之间，琉璃墨眸中闪动的莹华醉人心魂，再加上那俊脸那健躯，合该是韦京所有少女怀春、少妇寂寞的闺梦良人。

此时，他眼中更盈满了得偿所愿之光，正深情款款地锁住坐在大红喜榻上的新娘。

看那小手绞的，看那小腰坐得直的，看那小肚收得紧的……

美新郎长眸一弯，掩嘴偷乐：嘻嘻，还娇着呢！

抖抖袖子，将衣冠从头到脚再理一遍，他这才抬起绣云喜靴，取了金杆雕百合



的喜秤，走到新娘面前，深深一揖：“娘子，为夫这厢有礼了。”

这声音清悦堪比大珠小珠落玉盘，合该是令女人骨酥魂麻的绝佳利器。可盖着喜帕娇羞等待着的新娘却浑身一震。

似乎……不大对头？

她还来不及理清思绪，就见那喜秤的小圆头已经伸到了盖头下。

轻轻一挑，眼界中顿时光明大敞。

当啷一声，纯金铸就的喜秤便狠狠地砸到了喜靴之上。

正中脚骨的声音，钝，可比重石击木；响，直逼惊堂拍案。

新郎却浑然没有痛觉似的，脸上僵着还未及撤去的荡漾春笑，亭亭石化于大红喜帐旁边。

沉默——

一丝森森的阴风刮过，新郎垂在颊畔的发丝动了几下，终于有一缕悠悠荡进了新娘呆愕大张的口里。新娘下意识地咂咂嘴，然后愣愣地抬起葱白小手，爬到面前人如玉的腮帮子上，两指一夹，一提，三百六十度大旋转……

嗷的一声惨叫，响彻云霄。

屋外的三百守卫齐齐虎躯一震，菊花一紧，刷地向婚房肃穆致敬。

将军，您辛苦了！

将军，您为民捐躯，舍身取义！

将军，您生得伟大，×得光荣！

……

“兄弟们注意了！别叫将军给跑喽！”

屋内，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已经是桌翻椅倒，狼藉一片，遍地不见人影，只闻男女重重的喘息闷哼和床板痛苦的嘎吱声响。

喜榻上艳红的帷帐早被震落下来，帐顶更是抖得要塌了。帐内，两具衣衫凌乱的躯体在激烈地纠缠着……

是所谓“红绡帐底卧鸳鸯”？

不！明明卧的是一对你死我活的仇冤家！

新娘披头散发龇牙咧嘴，一式猴子摘桃正扣新郎腿间：“兰小雀！再动老子就挖你的根！”

新郎额顶血印满眼猩红，一招黑虎掏心正罩新娘胸前：“李包子！再动大爷我爆你的胸！”

各中要害！

肉搏战陷入僵持，嘴战继续。

“娘的！新郎怎是你这个浑蛋？！”

沉默——

新郎铁青着俊脸，哆嗦着惨白的唇，愣是憋不出一个字来——正所谓“哑巴吃黄连”、“打落牙齿和血吞”、“心酸无语泪千行”……

半晌，在不小心瞄到一块刻着号码的铭牌后，他眼角狠狠一抽，终于悲愤地狂吼出声：“干！老子打错擂台了！”

【冤家回朝】

一个月前。

苍历一五一八年，韦京最红火的青楼——鸣翠阁，二楼。

“啧啧，琴思，瞧你这小脸蛋儿嫩得，真让爷亲不够啊！”一个锦衣小公子没骨头似的腻在美人堆中，哺酒喂菜，左拥右抱，那醉生梦死的纨绔样儿，天若不惩简直就是……

啪！一枚汁水丰沛的大鸡蛋，正中后脑。

李宝儿昂扬的色意陡然被浇灭，手抚上挨了砸的后脑袋，扭头就是一声虎吼：“哪个浑蛋敢砸小爷？”

无人应答，李宝儿拍桌而起，爬上窗口正欲骂娘，眼睛却扫到了一道被人紧揪不放的鹅黄倩影，顿时扶住额头蔫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竟能勾得这位深闺大小姐出了相府绣阁，跑到酒臭肉腐、痞子遍地的东街，还连侍卫都忘了带……

这不……又被流氓缠住了吧？

无奈地抹了一把脸，李宝儿懒洋洋地吆喝一声：“兄台，光天化日下欺负女子，不太好吧？”说着，人便从鸣翠阁二楼直接跃下，借着落势，旋身一个飞踢，那汉子就被重重踹趴在地。

她威风凛凛地一脚踏人一手扭臂，轻蔑一笑：“我还当有多能行，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连爷儿我的一招都过不了，你还敢出来耍流氓，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正得意间，突然……

“嘤嘤嘤——我怎么打得过你啊！你是地痞流氓，我不是嘛！娘喂！救命啊！儿子账要不到，人都给恶霸欺负去啦！”悲天摧地的号响从五大三粗的汉子喉咙里爆了出来，义愤登徒子的侠士顿时变成了恃强凌弱的恶少，周围路人顿时刷地围了三圈。

李宝儿脑袋一嗡，僵着一身的正气凛然，一口大气哽住嗓子眼，差点儿岔了……

某人适时地拍拍她的左肩，幽幽地在她耳边道：“宝儿，我是出门没带荷包，在他的小摊吃了包子，没钱付账……霸王了……”

嘶地倒抽一口冷气，李宝儿僵硬地转动脖子，颈筋都仿佛咔咔作响，终于以见了鬼般不可置信的眼神，看向身后一脸平静的黄衣女子：“你怎么……不早说……”



夜幽兰僵着一张白玉脸，义正词严地道：“作为良家淑女，第一，不可多言；第二，不可喧哗。刚才还来不及解释，你就已经扑上去殴打我的债主。在大庭广众之下，本小姐自是不能高声喝止，得等能近你身时，方可进行澄清。”

一番看似合情合理，有条有理得令人发指的分析下来，李宝儿内里已寸寸开裂……分崩……粉化……

她就知道……就知道……

相识十几年，夜幽兰这个骨灰级古板女从来不吝于在任何场合给她致命的一击！

亏她上次误喝老白干，酒后吐真言，说只有她李宝儿一个朋友，比她那从小没见过几面的宰相爹都重要……甜言蜜语！骗人！

“娘喂！儿子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呜哇——被流氓欺负了，以后没脸见人了！呜哇——不活了！我去死好了！”原本拱在地上打滚的壮汉察觉钳制的劲道解了，一骨碌爬起，眼明手快地操了把菜刀就要往脖子上抹。

“住手！”一条人命啊！

宝儿两眼发红，呼地冲上去，夺下那刚剃完馅还沾着肉星的凶器，颤声道：“这……这位兄台，冷静！咱有话好好说，在下愿意赔偿……”

“赔偿？！你说赔就赔啊？这年头，有钱就不把我们百姓当人看啊？有钱就可以随便打人，然后给钱了事啊？王法何在啊！呜呜呜——”一见误会解除、菜刀被夺，大汉咧着大嘴号得更起劲了，其凄惨程度简直逼遭侮辱的大闺女，已经堵了半条街的围观人群立马又多了三圈，将整条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在众人指指点点的鄙夷声中，李宝儿硬着头皮，一副豁出去的架势：“那你倒是说说看要怎么解决？”内里早已凄风惨雨一片——这次大侠没做成，反而丢了大人，当了王八！

没脸见人了……来个神仙救救她吧……

她没想到，这世间神有百种，若你不招老天待见，心心召唤，来的那个，就有可能是瘟神！

带着仆仆风尘和钢铁的气息，一队规模宏大的车马长嘶逼近，中气十足的洪亮呼喊声响起：“金鹰将军回朝，闲杂人等速速避让！”

整条大街顿时寂静了。

这金鹰将军是谁？

南韦最近几年崛起的响当当的少年英才！

据说，他十四岁随父亲镇远侯入了军营，短短一年时间就在与西蛮琅国的交战中屡立奇功，升至副将；之后，又仅凭自己亲训出来的三万金鹰骑，重挫敌人二十万精兵于青州锁子崖；接着，挥军西下八百里，将强占南韦边城二十五年不退的西廷国驻兵全部扫荡干净，一时间声名鹊起，以十七稚龄受封为金鹰将军，代父驻守边关三年，

南韦城池无人敢犯，固若金汤。

百姓安居乐业，无不敬服这传奇般的人物。现在一听是他的人马，立刻纷纷退避两旁，伸长脖子，直等着瞻仰这铁马金戈的少年神将——马路正中只余还兀自纠缠不休的两个主儿。

尘土翻滚，开路一骑流星般飞驰而来。

马蹄声溅在不远处，李宝儿惶惶然回神，急将汉子反手推入人堆，自己却被反力推得向路中踉跄几步，待要再躲，可已然躲闪不及……

眼看铁蹄将要踏上她的身子，旁边突然猛地蹿出一抹黄影，大力把她推了出去，那黄影自己却被回力反推，刹那便要横于马蹄之下！

“小幽！”宝儿重重地摔在地上，扭过头，目眦尽裂！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精钢锁链自后方行军中激射而出，夹着破空的高亢吟啸，在灿阳下灼灼似电，银龙般疾缠上已人立而起的马身……

扑通一声沉闷的重响，那骑竟连人带马被狠狠拖甩于地，砸起人高的尘泥。

烟尘逐渐散去，空荡荡的街心正中，只见一英伟男子手缠铁锁，长身玉立，眉眼清俊不似凡人，仅着儒雅白袍便是翩翩风流，自有一股潇洒非凡的气度，宛若天神。

他立于倒地的黄衫女子面前，优雅地俯身，长臂一钩，就将吓傻的姑娘横抱而起。完全无视不远处灰头土脸的李宝儿，星眸专注地对上怀中人，微微一笑，倾倒众生。

只听古琴般醇雅的嗓音响起：“美人受惊了。”

好浪漫……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被抱的夜幽兰亦卸了面瘫，俏脸诡异爆红，小巧的脑瓜儿往胸前一埋，羞涩地扭动着要挣开他的怀抱：“兰熙哥哥太过分了，大庭广众的，又戏弄人家！”

“……”骚包！无耻下流！习惯性招蜂引蝶！这死性不改的人渣果然一根毛都没变地回来了！

李宝儿如临大敌般飞速转身，恨不得就地消失，人却弓背藏头地僵在那里，生怕挪一下步子、动一下腰背，就被认出来。

死对头啊！

男子清澈的长眸似不经意地抬起，扫过人群中那个突兀的背影，闷闷低笑一声，又醉了一街少妇少女的春心。

此时，被连马甩落于地的骑兵才爬起身来，看清眼前人，大惊失色，立马单膝跪地，刷地顿首行礼：“金鹰骑张甲叩见将军，请将军责罚。”

听到这声音，男子放下少女，慢慢转过身，俊颜一肃，便暖意尽除。

他负起手臂，钢铁般的冷肃瞬间镇压全场：“惊扰百姓，下去自领二十军棍。”

“是。”利落干脆的应喝掷地有声，不愧为南韦第一精锐之兵！

至此，众人才恍然大悟：这看起来雅俊似天人的风流儿郎，就是他们奉为战神的

金鹰将军。

顿时，街上便炸开了锅。尘嚣起，激动的尖叫声响彻云霄，千人纷纷跪伏。

李宝儿眼睛一亮：好混乱……好激动……潜逃遁走时机好！

可刚半扎进人堆，那万年催魂的可恶语调，在阔别了六年后，又在她背后响起：

“李包子，这么多年不见，你似乎还是不大长进啊……”

像是被劈了道天雷，李宝儿愣在了原地，隐在袍袖中的拳头开始控制不住地收紧……发痒。

想她李宝儿之所以成为百善书院最新十年第一噩梦，功不可没的，便是这和她从小到大见面即互掐，见不到也背后阴的镇远侯之子——如今的金鹰将军，兰熙。

说起她与这厮的恩怨，那可是从襁褓时期便起，绵延至书院墙根、武场茅厕、赌坊桌底，乃至她家后院狗洞……十二年里积攒下来的不共戴天之仇。

这“包子”，便是她十岁少女初萌时期，他压了她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胸部后所给的蔑称，并以此来回敬她五岁扒了他裤子（误！）后附赠的诨号——

“兰小雀！”李宝儿忽地旋身，脸上强堆起笑容，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道，“这么多年不见，没想到，你鸟眼睛还是那么尖，人也依旧那么……讨厌得紧呢……”

方才“凌弱”的年轻小公子对上劳苦功高的金鹰将军，且态度恶劣出言不逊，众人一片倒吸气声潮涌而起，有的愤愤不平地谩骂起来。而再瞧兰熙，那俊美的脸上竟是一丝波澜都不起，仿佛早已习惯似的，压根儿不以为意。

他径自转回红着脸呆站着的夜幽兰面前，体贴地为她捋了捋乱发，话是冲着宝儿说的，眼睛却看也不看她：“好歹认识这么久了，不打声招呼能行吗？李将军英雄不拘小节，你难免有些不懂事。我爹交代过，有空就帮着管教管教你！”

管教？去他娘的管教！

李宝儿阴下脸。

这厮从小到大最拿手的，就是在长辈和众人面前端着一副乖巧讨喜的嘴脸，然后暗地里给她下绊子。

盯上某人柔情荡漾的招牌俊脸，李宝儿嚼着后槽牙：“兰小雀……你还真是狗改不了……”

无视已经全线寥毛的她，兰熙兀自对着夜幽兰唠起家常：“对了，小幽，你的十八生辰要到了，许好了婆家没？今年户部有令，年满十八的官家千金与百姓一视同仁。你若是下月前还未婚配，怕是就要上官播招亲了……”

噫！听闻此句，李宝儿脑中一根被忘到生锈的钝弦霎时断了。

话说，南韦国在三百年前，因为战乱导致人丁稀少，所以律法强行规定，除了女尼和女先生，普通女子十八岁前，一定要许配人家。倘若满十八而仍未婚配，便要送上官播，即日选出夫婿，当晚在官府看守的官用婚房内圆房。

在南韦国里，姑娘直到十八还没嫁出去，就意味着不是貌丑就是德缺，不是身残

就是重疾。同样，讨不到老婆而得上官插去划拉的男人，也基本没几个好的。故而，为了避免男女双方互相挑三拣四，招亲的女子和打插的男子都要统一着装，戴上面具，封住嗓子，然后……坑一个少一个。

当然，插台的考验可以由女子决定，但如果一天下来，女子仍未招到夫婿，当夜便会被随机发配给实在讨不到老婆的破落户，是要饭走卒还是病残鳏夫……那可就难说了。

所以，对于南韦女子来说，被硬性送上官插招亲，可真算不上是一件好事。

往年这法令几乎对官家无效，官家千金们也大多不愁嫁，可今年怎么就……

夜幽兰贵为宰相夜萧的第四庶女，论起身世、外貌和德行，都该足够令韦京男子趋之若鹜。她至今仍未嫁出去，委实是一件令人跌破眼镜的怪事。

十几年的相识不是假的，李宝儿知道，她正是为眼前这人模狗样黑心肝的浑蛋蹉跎到了现在……

李宝儿还知道，夜幽兰若是下月真要被送上官插，那和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自己也……

轰的一声如遭了道晴天霹雳，李宝儿虎躯一震，两眼一黑。

完了！

逍遥十八载，这些规矩法令没怎么让她上心过。

她恶名在外，无人问津。老爹李拓又是绿林出身的匪头将军，赋闲在家。她告诉爹她不想嫁人，她爹也舍不得她离家，如此便混过这许多年。

若是这回严规是真的……

李宝儿两眼一黑，顿觉乌云罩顶。

爹呀！完蛋了，女儿这块小香肉要被强行出货了……

余光瞥到那掉头跌跌撞撞就跑的仓皇背影，兰熙俊眉一挑，吹吹手指，再凉凉地抛出一句：“身为女子却着男装，头上乱糟糟的不知染了什么脏东西，发冠歪了，右脸上有个唇印，满身的妓院艳香……啧啧！定国将军府的小姐可真是非同凡响！”

这句话声起丹田，音色清亮，字字清晰地传遍了整条街，亦追上奔出不远的李宝儿。

她刷地两眼一花，脚下狠一个踉跄就险些扑地。

浑蛋，又是这套！以前叫她在百善书院臭名远播还不够，现在还要她在整个韦京变成过街老鼠吗？！

李宝儿心头火起，直恨不得扑上去将某人饮血啖肉。

可横眼一扫周围：群情愤然！

可谓天时地利人心皆不我利，若再斗下去，恐怕她就会横尸于此。

所谓“好女不跟贱男斗”，“小不忍则乱大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忍！

一磨牙，李宝儿恶狠狠地回头：“兰小雀！以后别再让老子见到你！”话音刚落，



脚底抹油，跑为上策。

街边的三姑六婆在以如苍蝇盯住臭肉一般的目光欢送李宝儿消失在街的尽头后，盛大的热烈讨论即时启动：这看起来人模狗样，却先仗势逞凶，后辱骂国家栋梁，之前还逛了几次妓院，哦不，据说是经常去嫖的邈邈公子，居然是定国将军家捧为掌上明珠的独生女儿！

眼看流言呈现出横贯八方欣欣向荣之势，始作俑者微微钩唇，掸掸衣袍，一副置身事外的云淡风轻模样。

神清气爽……好个春啊！

【春闺夜袭】

“爹啊！完蛋啦——”

撕心裂肺的惨号声由远及近，把将军府所在的整条茗福巷震得东倒西歪，却在一道颀长的身影跨出门槛的时刻，万籁俱寂。

像中了咒一般，李宝儿狠狠刹住脚，愣愣地停在路中央，看那人微仰起头，白皙精致的脸庞在阳光下透出几许融雪般的脆弱。

午后的软风轻轻撩起他的一缕发，荡过削挺的鼻峰，拂过樱桃般的薄唇，美得仿佛是让人心痛的梦。

骨节清瘦的手抬起，从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槐树上折了串紫花下来。

颤动的枝丫抖下几点儿粉嫩半开的花骨朵，洒在淡青兰纹的衣肩上，他也不去掸，只径自转过身，一步扬起一片飞花，缓缓走来。

“大白天见鬼了吗，怎的慌成这样？”蝶翼般的眼睫微微地弯起，长指带着浮香，把花串簪进李宝儿束冠旁的发里。那动作，如羽毛般轻柔。

“没……没什么……”浑身被男子清冽的气息笼罩，李宝儿呼吸急促，脸烧如火烫，心跳如鼓擂，目光却半点儿也舍不得从那带着淡淡忧郁的笑靥上移开，中了蛊似的着迷。

“有什么事情要如此大声嚷嚷？我刚拜访完将军，走到门边就听你喊得凄惨。”

这句话终于令宝儿回过神来。可方才还火烧眉毛般的急迫，对上了面前这人，就全化成了又甜又涩的扭捏。

那神态，就如同冰遇上了火，夜幽兰碰上了兰熙……

少女情怀总是诗，虎姑婆也能有一颗青涩萌动的少女心不是？

“华容——”

“嗯？”

宝儿手拧着衣角，垂着通红的脸蛋儿，小声地道：“今年……年满十八的未婚官家女儿，是不是也要上官插招亲啊？”

男子蒙着雾气似的眸子闪烁了一下，漫不经心地开口：“嗯……前段时间好像听说过。”

宝儿的心跳得越发急速，手指绞得衣角都快破了：“我……下月就十八……”

周围的空气似乎凝滞了，宝儿心里一个咯噔，忙抬起头想看那人的表情，却见他依旧淡淡地笑着，摸了摸她的脸颊，轻轻地道：“哦，知道了。”

知道了？这到底是知道什么了啊？

宝儿似坠入云雾中，轻飘飘地上不去，下不来，回神再看时，男子已然走远。

“没出息！人都没影了还看？不怕把眼珠子看掉了！”

背后劈头一声虎吼，生生将宝儿震得坐在地上。

“爹——”宝儿缩着脖子，低下头弱弱地出声。

虎背熊腰的粗犷汉子两眼一睁，大掌一抄，拎鸡崽似的抓起宝儿，斥道：“离那小子远点儿！”

宝儿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嘴巴一撅，抬头对上李拓：“为什么啊？”

看着女儿不甘心的眸子，李拓眉心一拧，拎着她几步回府，到了前厅才放下人，沉吟道：“你刚才说的话爹都听到了。爹真糊涂，竟然耽误了你的终身大事！明日爹便想想办法……不行的话，后日还有桃园宴。这次咱爷俩过去，你若看上哪家公子，爹就直接求皇上赐婚。”

宝儿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瞪着他，脖子犟得死硬，不说话，就是不说话。

李拓跟她对了半天眼，终于败下阵来，背过身，依旧斩钉截铁地道：“这辈子，你哪怕嫁猪嫁狗，都不许嫁皇家人！”

宝儿脸色刷地全白，心一下被浇得凉透：“为什么？”

李拓再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半晌后，才道：“那华容与你接近，不就是为了拉拢爹？方才来家里就是为了……总之，最是无情帝王家，能活在四方皇城里的，都是些绝情狠心之辈。”他复又转头深深地看向宝儿，一字一句地道，“华容，必不例外！”

华容，必不例外！

这句话如诅咒一般，一遍遍回响着缠上宝儿的心头。未知的惶恐如杂草般生长起来，搔得她胸口一颤。

不，华容他……绝对不会是那种人！

急急低下头，努力按下那不安的情绪，宝儿有些脚步不稳地往门口走去：“爹，天晚了，我先回房歇息了。”

恍恍惚惚地回到自己屋里，在丫鬟喜鹊的伺候下，草草洗漱后，宝儿就躺在床上发起了呆。脑中回转的，都是那人从小到大的影子。

九年前的一个午后，在百善书院后巷，自初遇这个遭遇欺凌的三皇子，她的心就被那双梦般忧郁的浅色眸子吸了进去。

她必定是前世欠过他，今生一见上，他就注定成了她难逃的罗网。



“别怕，从今以后，我李宝儿保护你！只要有我在的一天，就不许别人欺负你！”逞凶的那帮公子哥儿散尽后，她惨兮兮地拖着两管鼻血偎到他跟前，承诺的话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真傻——”他缓缓地垂下长长的眼睫，轻扯着青紫的嘴角不以为意。

他似乎不当真，可她认了真。

之后在学堂里，为了护他，她习武跟人打架耍狠。长大了，她为了帮他查些消息，混迹于青楼街间……

只为守护，又早已多过了守护。

华容，绝对不会是什么狠心绝情之辈的吧……

突然间，她也生起一丝不确定，胸腔里酸涩至极。

空气中荡着醉人的甜香，宝儿脑中转着的念头越来越慢，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

不多时，只听得窸窣几声轻响，闺房的门闩就被悄悄打开。雕花的红木门被推开一条缝，一个高大的黑影就闪了进来。

黑影悄无声息地行至宝儿床前，撩开纱帐，看着朦胧的月光轻洒在熟睡的女子脸上、发上、身上，不由得伸出手去，细细描起了那眉眼唇鼻。琉璃般的星眸里精光闪烁，含着几许狠辣与坚决。

一粒红丹出现在男子手中，他用唇衔着，哺进女子口中，离开时，牵出暧昧的银丝。

不论你原不原谅，不管用什么手段，今生，除了我，你休想与别人执手。

这药，一日一粒，喂上十五次便好。离下月擂台还有三十余日，时间，充裕得很……

【强抢民男】

日上三竿，丫鬟喜鹊的惊慌乱叫打扰了宝儿的好眠。

她晕晕乎乎地醒转过来，直觉得头痛欲裂。

“小姐小姐，你快点儿起来啊，老爷说要给你选夫婿，绑了许多公子回来！”

“什么？！”嗡的一声，宝儿残余的瞌睡顿时被惊得一干二净。

那老土匪又想干什么？

一个翻身坐起，匆匆穿衣，草草洗漱后，她拔腿就往前厅奔去。

“闺女！看看这几个货色，可有满意的？觉得好的，就直接拜堂吧！”午后的将军府里，粗豪的壮喝响起，震飞了几只鸣蛩。

宝儿傻立在门口，愣愣地看着一溜儿世家公子哥儿灰头土脸地缩在各个角落。

而她老爹——

手擎精钢狼牙棒，脚踏马刺玄蛮靴，威风凛凛地横在屋门口，顺脚将个摸到门边的黄衫公子踹了回去。

众男一听正主驾到，纷纷如临大敌，齐刷刷地抖了三抖，然后迅速呼啦啦地抱作

一团，六个人十二只眼睛望窗、瞪门、瞄屋顶，就是不看李宝儿……

谁叫这些个官家子弟，年少时都曾在百善书院读书！

谁叫在韦京全体公子哥儿的凄苦回忆中，李宝儿就是只谁碰谁倒霉的母老虎、真霸王！

谁叫宝儿的种种恶行，韦京众公子哥儿亲身体验者有之，亲眼见证者有之，闻之丧胆者更有之！

……

一见这架势，宝儿顿时面黑如锅底。

她这亲爹李拓李将军，年轻时可是山寨贼首，绿林出身。之后从了军，仍不改剽悍本色。凭着一股不要命的狠劲，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砍了千万的人头，还拼死救过御驾亲征的皇帝一命，终做到了将军一职。

后来却不知何因，突然罢朝称病在家，专心拉扯宝儿，就这么柴米油盐了十几年。

本来以为没了沙场血腥，这家长里短的，能淡去他一身的悍匪恶霸之气。

却没想到，他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还是做些强抢民男这种勾当！

见宝儿直挺挺地杵在屏风旁不动弹，李将军剑眉一蹙虎掌一拊，就像拎鸡似的提起男人一个个过去。

“这个肩宽肉实，应该大米能扛茅厕能掏；这个高高壮壮，种应该不错；这个耳大腮厚，一脸福相……”

宝儿一张脸抽搐着道：“爹，你先说说，怎么把活人弄来咱家里的？”

“啊？”李将军搔搔后脑勺儿，手里的狼牙棒往地上随意一杵，只听哐当一声响，竖着的公子哥儿就横下去五个，还有一个歪了点儿磕上凳子角。

李拓咧开大嘴，嘿嘿一笑：“就这样。”

宝儿身子狠狠一晃，扶墙：“爹，这是王法管的京城……”

李拓豹眼一横：“小兔崽子，不就读过几天书嘛，就敢跟你老子践王法？”

看宝儿还是贴着墙壁不肯上前，他想了想，呼呼两下掌气过去，啪啪啪——一屋的门窗全部合了个严实。

“这样好了吧？你女孩子家脸皮薄，爹给你把门窗关上，这样外人就看不到了。”

宝儿长叹一口浊气：“重点不在这儿……”沉痛扭头，就见老爹狼牙棒一挥再扫一浪罡风，六个男人被凌空扇起，噼里啪啦地砸在她周围。

“先看看，这几个有没有合你胃口的？挑不中的话，爹再去给你抓！”

宝儿两腿一哆嗦，差点儿软下去。

突然她左脚脖子一紧，一股森寒怨气幽幽直上：“呜呜呜——李宝儿，你从小到大坑了我三百六十二两零五分四厘的银子，我不追究了，求你不要玷污我！”

右腿肚一重：“嚶嚶嚶——李宝儿，你上个月一连放跑我的三房小妾，我不向你要人了，你放过我吧！”



后衣角一沉：“哇哇哇——李宝儿，你上次砸了我家的赌坊，我不叫你赔了，当赔我的贞操吧！”

.....

李将军下巴都快掉下来了：“闺女，这是王法管的京城……”

宝儿全身血液逆流，肺腑欲炸。

“噉——”她终于崩溃得狂吼出声，“他娘的，全部给老子闭嘴！”

话音一落，在众男惊吓过度的目光中，宝儿猛地单脚踏地，提气灵台，纵身一个飞旋，只听扑通几声重响，伴随着各种器物的摔砸声和凄惨的痛呼，六个人模人样的公子哥儿就以各种猪狗不如的姿势贴上了屋梁、门板、墙柱……

简直是惨绝人寰！

李将军狠狠地吸了满腔的凉气，咬牙，恨铁不成钢地道：“小兔崽子，你好本事啊！”狼牙棒嗖地一指，却是道，“墙上的那个，连个坑都没砸出来，才掉下来几片灰渣！”

宝儿还没来得及踩实的右脚顿时一歪，被移形近前的老爹一把揪住脖领。

李拓提着她甩甩，痛心道：“我说闺女啊，你咋现在都弱成这样了？站都站不稳了？要不爹请个大夫给你瞧瞧？或者去外山猎头野猪来补补骨头……”

漫天的絮叨中，宝儿两眼发花，头晕目眩，眼看要口吐白沫，突然咚咚咚几下门响，管家忠叔颤巍巍的哑嗓音此时如天籁般响起：“老爷……好多人找您，现在要硬冲府门了，奴才拦不住。”

紧接着，一通能掀房揭顶的愤怒嘶吼声从门外铺天盖地而来——

“李拓，还我儿子！”

“李将军，你不能仗势欺人啊！”

“定国将军，放过我家的独苗吧！”

.....

这厢，李家父女同时汗毛一竖。

“爹——”

“闺女——”

“你抓了小的，老的来要人了……快放人吧……”

“不能放啊，闺女你还没挑出女婿呢！”

“爹，那里面我没一个看上的。”

“哦，那爹开门放人。”

“唉——”别开！

宝儿话音未尽，李拓手里已经是崩裂的半截门闩。偌大的院子立刻呼啦啦地冲进来心急火燎的十来号非富即贵的大员夫妇，一看到各自儿子的惨相，全部发顶生烟，整个将军府不出三刻就浓烟滚滚……

可惜，回头望了望那对父女，所有苦主都敢怒不敢言，默不作声地迅速打包自家